

【在人间】

旷野里的星星粥

□董晓康

人的一生中到底能经历多少场风霜雨雪、多少次花开花谢、多少回月圆月缺?恐怕没有谁会刻意记载这些,因为同样的风霜雨雪里未必有同样的经历,同样的花开花谢际未必有同样的心情,同样的月圆月缺时未必有同样的故事。

时光流逝,无非是白天追赶黑夜,黑夜反过来再追赶白天。在这白与黑、黑与白的交替中,无数的人、无数的事被稀释、被支离,变得模糊,变得破碎,最终剩下一片虚无。当然,也有无数的人、无数的事被沉积、被封存,变得珍贵,变得清晰,最终成为永恒。

行将不惑之年,却时常感慨自己仍有太多困惑。我想,真正不惑于人生、不惑于生活的时期,或许是在一个人的童年。因为童年时你相信自己看到的世界,也相信所有人描述给你的世界。

然而,我对自己的童年,却是近乎失忆的。

八岁那年的一个正午,我被学校突然倒下的单杠砸中额头,当时头眼鼻口都在流血,在恍惚中听到母亲“小儿嘞,你别怕”的呼喊后,我就昏过去了。后来父亲骑着自行车、母亲怀抱着我赶去医院,我的血染红了母亲的肩膀。她拎着我的一只鞋,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痛哭。

那哭声我似乎清楚地听到了,又似乎没有听到。

后来我被诊断为脑震荡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,重新回归正常。直到好多年以后,我才惊愕地发现自己童年的记忆竟被震荡得所剩无几,仅存的碎片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经历。唯独对一个秋夜的旷野印象深刻,仿佛就在昨夜。

大约六七岁的时候,我得了一种疑似疟疾的病,一吃完饭就肚子疼,疼起来我就去找母亲,让她给我揉肚子。母亲揉完就好多了,但下顿饭后还接着疼。后来,母亲找中医给我开了几服药,在院子里垒起砖台,放上药罐,慢慢熬制,苦苦的药味趁着夜色,顺着轻烟,弥漫了整个小院。

我藏在屋里,透过窗缝看着母亲将汤药倒进一个大碗,又从地上捏了一点土撒进去,就开始喊我出去喝药。那时候我怕苦,捏着鼻子也能闻到那苦味,说什么也不肯喝。母亲拉住我的胳膊,哄着我说一仰脖子就能喝下。那时候哪能听得进去?我一边捂着嘴巴,一边使劲挣脱,跑出院子,跑进胡同,跑过屋后的池塘,跑入村北的树林,跑向秋夜的旷野,身后泛起了一溜烟尘……我小时候是极怕黑的,那一刻,一定是对那汤药的恐惧超过了对黑夜的恐惧,超过了对树林里鸱鸟怪叫的恐惧,超过了对乡野中座座坟茔的恐惧,才只顾着发疯似的跑啊跑。

但是,母亲一直在我身后发疯似的追啊追,还一直大声喊着:“小儿嘞,小儿嘞!你别跑,你别怕……”我像被老鹰追逐的小鸡一样,无法摆脱母亲的视线,最终还是被她牢牢地抓住并摁在地上。

“我让你再跑!你再跑!”母亲生气地朝我屁股上打了几巴掌。我的两条腿只顾在地上乱踢乱蹬,身子像鱼一样在母亲怀里挣扎翻腾。

过了一会儿,二姐也赶来了,她手里竟然还端着那半碗汤药,关切地对我说:“弟弟,你喝了吧,喝了病就好了。”而我只顾号啕着:“我不喝!就不喝!就不喝……”

忽然,母亲平静下来,对我说:“小儿嘞,你别怕。你看看,天上的星星都跑进这碗里了,这是一碗星星粥,星星要到你肚子里跟虫子打架,虫子不咬你的肚子,你就不会肚子疼了。”

听到这些,我就不哭闹了,认真地盯着碗里看,真的看到许多星星漂浮在碗里,一闪一闪的。“星星粥”——当时的我,竟然对母亲的这番话深信不疑,马上接过汤药碗,咕咚咕咚地喝下去,全然感觉不到什么苦味。

回家的路上,母亲一边拉着我的手,一边拉着二姐的手。我们走在秋天的旷野,清晰地听见虫鸣,听见鸟叫,听见风吹树叶,听见深巷的犬吠。此时,满天的星光照在乡村坎坷的小路上,也照在一个少年满是泪痕的脸颊上……

关于童年的记忆,这是我能拼凑出的最完整、最清晰的一段经历。多年后,我清楚母亲所说的星星粥不过是夜空中的星星投进碗里的倒影。但是,母亲在那一刻确实用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抚了小小少年的冲动和倔强,消除了我的恐惧。星星粥,多么美好的名字,这何尝不是母亲灵感的赐予,何尝不是母亲内心的诗意!

当然,也是多年后我才领悟到,当时母亲在我身后的一声声呼喊“小儿嘞,小儿嘞!你别跑,你别怕”,何尝不是母亲一次又一次善意的提醒,何尝不是母亲给了我黑夜里奔跑的勇气。

我是一个在秋夜的旷野里喝过星星粥的人,是再也不会惧怕黑夜和任何苦味的人。

【有所思】

谁的藤

□张金刚

苏州拙政园的那株紫藤盘盘旋旋,密密匝匝,亭亭如盖,灼灼如霞,与这座园子缠绵相伴四百年。藤下赏花,对弈,抚琴、读书、品茗、畅饮之人来来往往、聚聚散散,可园仍在,藤仍在,芳华承文脉,每春得倾怀。

文徵明亲手植下的紫藤,原本也不过是寻常,可自那日入了闻名天下的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文徵明之手,留下“文衡山先生手植藤”的美名,便如被点化一般,有了文气与筋骨,历经数代风雨,仍藤枝遒劲,温柔绽放,追慕者众。那句话说得好:“因是文徵明的紫藤,便胜过了世间一切的紫藤。”

与其说这是巧合,不如说是冥冥中的机缘。藤,无论生于野、长于庭、爬于墙、攀于架、垂于室,不过是寻常绿植罢了,可因与其主人或观赏者之缘分,而在缠缠绕绕、绵绵延延间,生发出万千情愫,丝缕不绝。

我自是如藤般寻常,所遇之藤也是寻常,可我永远牵念父母的藤,虽或将有一天永不再荣发,却注定会在我的心底蔓延、纠缠。

父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庄户人,年过七旬,从未曾离开过村庄,如一株藤条紧紧攀附在山水林田之上,从蓬勃到枯槁,扯都扯不开。父亲说:“这是我们这一辈的命。”我不信这命,于是努力挣脱父母的藤飞了出去,可飞得越久,越无法忘却那株曾给了我生命的老藤。

其实,我就是父母亲手种下的藤上长出的叶、开出的花、结出的果,与一块红薯、一个南瓜、一朵牵牛花无异。

父亲说:“今年再种一小块地的红薯,你爱吃。”可我知道,我是没时间再挥汗如雨地去撩翻那些肆意生长的红薯藤蔓了,只能有劳父亲。那“咯嗵咯嗵”拔断须根的微响,如父亲爱我的心跳。累了,坐在地头,父亲掐一根红薯叶柄,折成耳坠,挂在我的耳朵上,摇摇荡荡;秋来,一锄下去,掀起藤蔓,一嘟噜硕大的红薯喜人得很,我咧着嘴干得更起劲了。每年我都抽空去给父亲帮忙,可不知怎的,只要一下地,便如变成了父亲的一根红薯藤,任由他提溜来提溜去,还美滋滋的。

地边、院里、墙下,父亲点了一窝又一窝的南瓜。只要拱出肥厚的叶瓣,就不愁结不出滚圆的南瓜。很快,叶瓣变叶片,从巴掌到蒲扇,继而伸出柔柔的小手,在大地上匍匐前行。若爬上一垛柴火、一棵桃树,那更得了劲儿,不知何时在迎风荡漾的绿海中飘来几朵黄花,又不知何时已藏好几个小绿瓜,只待藤枯叶黄时“顺藤摸瓜”,拽拽出数个惊艳的大南瓜。父亲提着他的瓜藤直乐:“这一冬天,你可有的吃了。”

院边的篱笆、石墙、树木上,爬满了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、蓝的各色牵牛花,这是母亲多年辛苦找籽引种过来的,年复一年已滋生成

牵牛花海,从春末开到深秋。受母亲影响,我格外喜欢牵牛花,喜欢那毛线般的藤蔓攀爬的姿态,喜欢那藤上生出的锥形骨朵、绽放的喇叭花朵、结出的灯笼花籽,更喜欢它们从不矫情、恣意绽放的生命欢歌。我也引种过几株牵牛花在阳台上,可离开厚土的它们远没有母亲的牵牛花开得热烈,母亲就咧着她没了牙的嘴,笑着说:“那就常回来看看娘的牵牛花嘛。”那一刻,我像一朵牵牛花开在母亲的花藤。

父母虽年纪大了,却依然勤耕不辍地经营着几十年不变的那些藤,豆角、黄瓜、瓠瓜、丝瓜、葡萄、葫芦、西红柿,让我回村便可顺着父母的藤,吃到儿时的味道,看到儿时的风景。若没了父母的藤,我将只能隔了院墙看着乡亲们的藤,独自怅然了。

上班路上,我的目光总被不知谁家的一院爬山虎吸引。那院墙、大门皆被密藤苦盖,盛夏滴翠,深秋流金,一派生机盎然,昭示着庭院主人对生活的热爱,即便冬春时节只露出那枝枝蔓蔓的藤条。可遗憾的是,我从未见过大门开启,或许主人已经搬离,只留下这藤条年年葳蕤,无人打理。一日,痛心地发现几条藤叶已然干枯,原来是邻居施工创新了墙外的一株。主人不在,除了我,又有谁在乎?可我也只能兀自神伤地记入文字罢了。

一株绿萝陪我六年了,天天看着我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,它又何尝不是如我一般,只顾生长,不问东西?绿萝很好养,只要有点水分,就停不下来地一直绿着。我曾遐想,若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拍个延时摄影,呈现出的将是藤条蜿蜒滋长的生命传奇。隔段时日,我便要整理一番,让它长得更顺溜,直至织成一方绿油油的墙上挂毯。当我仰头看它时,它也正低头看我,相看两不厌,恰如一知己。当我那次出差两个月回来,开门发现绿萝伸长胳膊向我招手时,竟感动得几欲流泪,原来它已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,成了我的藤。

正如白居易在《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》一诗中咏叹“藤花无次第,万朵一时开”,令唐代不知哪个陈家的紫藤花开千年,成了白居易的藤。马致远一句“枯藤老树昏鸦”,令不知哪处荒野中行将枯朽的老藤在诗词的天空下永世不朽,成了马致远的藤。季羡林感喟“在茫茫人世中,人们争名于朝,争利于市,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”,令燕园那棵哭泣的古藤永远得以被关怀,成了季羡林的藤。

拙政园的紫藤应是感恩与文徵明的那次遇见的,令它的命运从此与众不同,几百年被人追随,吸引着心有灵犀的人们共同守护,而文徵明也因这紫藤时常被忆起。我则感念根植于我血脉的父母的藤,感念生命中邂逅的寻常的藤,我们彼此成全,葱茏了岁月,丰富了记忆。

【浮世绘】

中年与煨芋

□王太生

林语堂在《吃草与吃肉》一文中说,“世上只有两种动物,一为吃草动物,包括牛羊及思想家;一为食肉动物,包括虎狼及事业家。吃草动物只管自己的事,故心气温和善良如牛羊;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,故多奸险狡黠,长于应付、笼络、算计、挟持、指挥……”

中年人大多属于“食草动物”,不紧不慢,少肉食,喜吃蔬菜粗食。比如芋头,我似乎是在人到中年后,一夜之间意识到它的好。其实做法很简单,把芋头切成块,下油锅炒,入酱油、醋、料酒等,盖上锅盖焖,绵糯鲜香。红烧芋头也可以,将芋头从中间切两半,锅里放油,油热后放入白糖,将糖炒成褐色,放入芋头,让芋头均匀地裹上糖色,锅中添水,中火炖,收汁后出锅。还可以煲汤,芋头丁、嫩豆腐煲在一起,咕嘟咕嘟滚开的汤,放入青蒜末,增味提香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说,“芋性柔腻,入荤入素俱可。或切碎作鸭羹,或煨肉,或同豆腐加酱油煨。徐兆璜明府家,选小芋子,入嫩鸡煨汤,妙极!惜其制法未传。大抵只用作料,不用水。”

芋头的生长适应能力很强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说,他发现一堆煤块里竟然长出一棵芋头,“大概不知是谁把一个不中吃的芋头随手扔在煤堆里,它竟然活了。没有土壤,更没有肥料,仅仅靠了一点雨水,它,长出了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子,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。在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,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。”

芋头好种。我的一个邻居把芋头种在车库门前的花圃里,独栽了一棵,芋头叶片又大又高,碧绿碧绿的,也有观赏价值。

食物与年龄有一些关系。中年的我有点腻了大鱼大肉,开始喜欢最普通不过的萝卜白菜。将萝卜块用开水焯过,与鱼合煮,萝卜吸附鱼的腥气的过程中,自身也有了鲜味。

苏州有种萝卜干叫“春不老”,脆嫩香美,淡淡的咸味里透出丝丝甜味和鲜味,是敬客佐茶的极佳茶点。当年邓拓去苏州灵岩山游览时,寺中高僧用“春不老”敬客,邓拓品尝后赞不绝口,若干年后仍未忘记,后来将它写进了《燕山夜话》。

中年的食物平平淡淡。一根粗硕的胡萝卜,像寥寥几笔水墨小品,置于有着清晰年轮的白果木砧板上,用菜刀轻轻切片,一片一片,铺了满满一碟,水盈的橙黄显现出来;青菜的叶片一瓣一瓣掰开,泡在清水里洗,会看见叶片上分布着阳光、岁月的奔跑筋络。遥想古人一簪食、一瓢饮,讲究仪式感,程序、步骤、时间、温度、火候,都有严格而慎重的操作,绝不拔苗助长,也不投机取巧。看似慢悠悠的节奏,在收获的那一刻,才知道所有的付出和期待都是值得的。

糯香甘醇,滋味悠长,这些都与中年有关。中年的食物,接地气,润肠胃,舒坦踏实,少浮气,去躁气,让人心平气和。

再说煨芋,其中就有着中年人一贯的笃定,耐得性子,守得寂寞,慢慢地煨,火候一到,芋就熟了。“会拣最幽处,煨芋听雪声”,年轻时在漫天大雪中呼号奔走;至中年,喜寂静,找一个人少的地方,拥炉煨芋,一边闻着芋香,一边听雪落旷野,便是中年的乐趣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